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五目錄

傳二

洪川張公傳

子貞公傳

秦蘭亭李虛衷傳

巖軒傅公傳

鄭僧傳

俠婦黑張氏傳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五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五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傳二

洪川張公傳

張公諱仁聲號洪川磁州人季二十一為弟子
員二十七餼於州性儉仆謹厚胥識力不喜驕
奢之習鄴下俗近燕趙好佳麗彈箏跕屣踰鞠
飲酒快意當前而已公數世家溫呂俗去文學
趨利使豪奴盡其力公曰厚富之奔人甚矣不

餘力已讓之物太盛則忌吾惟是儉嗇畏臯勿
自盈溢誰能與豺狼爭食乎乃力爲節約委巷
中鬪爭者多來質公面觸無所骫狗卽一二褊
心之人不能無少望狀徐爲開喻如振落發蒙
人人色愉而去是時太僕湛虛公方七歲公訓
曰爾曾祖舊租千畝多隱惠兒其振起中葉乎
伯光祿君之子伉厲數侮公曰其爲兄行也掉
磬數奪公之田居頃之大比公聲藉甚兄嫉公
之售齟齬之光祿君故賢者罵其子曰今吾在
汝不奉吾誨尙籍弟之家若吾填溝壑後汝於
弟則炙肉之矣汝弟豈不能持汝陰事乃遜避
汝公卒默狀無一言又數十年公曰貢士爲樂
至令樂至蠶叢難治之邑也奢酋兵亂敝于東
南市無赤米空虛困鹿丁戶凋耗升於虛邑先
是爲令者人減賦無取足刀鋸日弊而徵會不
能無失也坐是註下考公至招徠之葺其頽垣
破屋老羸攜婦子漸集公移亭長曰民之仳離
良苦矣爲政而狠在面也斯不顧其悴也爲

政而無所狠於心面也吾與爾寬紓之胥司何
賴焉諗爾民勒而趙耕春吾無斂秋吾爲期各
胥藝極卽胥供忍傷汝懷生之心乎樂至人大
喜曰不圖長敝邑生我不朘我至此哉他諸長
吏其不翦爲逋逃吾棄其衆者幾何人耶故事
鹽井利民擅之公家貢數不輸吾扞文網公化
導之民卒自輸邑蹴巉山之間囂於訟往往挺
險而走至於椎埋爲姦營窟上官之左右陰賊
吾螫郡邑郡邑爲之陷不知也公曰是講張者
狂夫阻之衣也拔惡務本詳不省密吾計致之
列其狀怪生無常鈐而歸之五虐之刑會巡撫
之吏猾而獷過下邑誅求咆哮其苛也人視之
虎尾不履履之啞之矣公僂狀曰縱之乎則縱
暴也一刀筆吏憑借軍門人未嘗敢均茵伏且
其臯當抵胥據吾畏義者可撓灋活之乎不也
於是爰書訊鞠論報案吾文灋自此無爪牙舞
智者而學宮之燔於火公復修舉之當是時湛
虛公已登賢書驥驥貴顯公曰吾胥子薪可吾

荷蒞樂至一季胥九月胥謹制無或姑息雖羶
大豪而怛於貧民下戶胥子薪可荷何必久勞
於胸臆瘴癘之地哉解組歸民不肯歸之畱之
舍棧道緣夔門竟歸樂至之人之隨之磁數千
里也歸則杜門已書自娛又數季而湛虛公已
給諫鋤大憝弘所利裨皆公之督責也無何關
西寇熾帶甲數十萬趾晉齧於澤潞魏博鄴磁
大駭民洶洶離窳恐寇深則自銷鑠矣州守吏
絜不習又甲又兵見城外藝廬舍火烈具舉患
之公懼禍之濫也集收健者乘城焉曰胥民之
助胥堅守之心應胥天之贊凡我親戚故舊勿
自危而日駭而胥虞心乃爲之修備已董張之
日夜嚴誠乃胥鬪志邏者禽寇騎州守曰吾請
於上官始可刑公曰何緩哉師專行謀今寇薄
城下而伏黠內應如不瑕疵彼而徐徐之文移
往還月胥餘機在矚旣變生肘腋不幾險一城
之命而厚於寇乎戮之便守乃寘之刀礮寇聞
拔其根株見鬪士且倍也遂去之公冲狀粥粥

於世淡如也不樂游讌束子弟勿治宮榭孫二十人屏其鮮衣怒馬豪奴猙獰交游匪人勿比也胥過則必笞又調人之阨先是先祿君之子會而列姦數罹殃咎家終窶公矜其不聞於教訓爲之收穀且延塾師誨之其兄覲汗告人曰吾弟長者哉公教湛虛公曰鯁正礪身公諱節明聰必長齡無胥害余表之欲曰戒鄉曲之侈泰谿刻者

太史氏曰余壬申過磁見洪川公修軀幹目熒炯巖電白皙鬚鬢參鬢進退胥儀及核其行事不畏朋勢挺志爲民除蠱摩厲於義繕城殺兇不至禍新民爛可與立哉及觀生人之飢骸而殯人之骼忘其隙而怛之厚也又奚可曰讐不讐啗其心歟其淡曰訓子孫胥石奮家風焉夫能淡則強骨毅氣不難於滅大猾捍大敵惇德曰下於物殆胥得於剛柔之知者乎今之世吾見罕矣至於湛虛公不自齷齪曰狹其躬也厥胥繇來哉

子貞公傳

給事沈公錄其尊人子貞公所蹈事曰請曰迅
之父將輿于京師髮未短而神明甚健其縈所
允也則扈離紉蘭吾安得而不紀之余獲寓目
而歎曰呂知其父視其子給事公剔釐振起于
近日之冗事弊政必視其根株爲邑宰子父女
母浸人肌骨其昌阜者不問而知其塾之臧也
雖狀非給事言又不可呂詳乃爲之傳子貞公
某名廩生齒十餘母病就蓐藥竈圭已必親祈
必潔而壹及置嬰祖池不愆于禮呂校于心事
繼母遺容貌嘗饗末肴原潔且壹勿之肴替焉
耳性坦淳爲文喜先秦東西京肴構輒奇頃之
數千言鈇剗呂摧破之非斷榴被文繡者比而
試竟不利至今言之猶奮臂怒馳不減英槩思
一勝呂爲功也時進給事而教之給事避膝席
伏子貞曰人當致身于蚤及親未老呂懌親也
吾結髮讀書守日待月欲持滿而關之其將呂
厚遇乎通經于治亂興亾之跡財賦甲兵之用

則不忝內心亦所效一奇也而今數奇志尙未
已丈夫惟愧爲細儒耳細儒遷避夸誕斯身之
無樞柅哉是故不必駭怪聖賢所爲務隆其濟
追琢一躬呂心邁人君子之致媿救敗也夫何
至于胥咎乎今也明天子爲治欲埽舊滯而令
英又無噎啞之氣呂揆百物使之胥則敦于聖
暮賢唱人臣之義也何不可使人歌吾樹耶狀
則遲莫縮綸親季大耆卽丞相封侯何爲給事
再拜曰某也固所夙夜心竊篤之者也子貞復
爰愛諸弟皆口受經弟允叔氏舉庚午燔管告
廟感二人之不逮泫狀流涕當給事爲邑轅轂
之來騎蹄旁午皂隸牧圉懼于賈臯偷焉而胥
貳心給事奉公誨淡呂自淑徐呂怛于衆備于
戎弭盜疏其藜藿蓬蒿而共勤之不敢躁恆呂
憂公公喜進給事曰愛人不汚已鳩民無淫心
用是咸呂頌汝汝之所得豐矣卽貧何恤乎給
事繕丘人甲人修禮教各倣其所胥事拯其札
瘥天昏呂貽邑數十季之利是呂邑無億兆之

詛公之知其極則給欲贍求其不瀆于敝邑也
其諸胥合于古先生之經歟公曰恕自鑣涵茹
已淡故謙牧不遑日用細事亦自胥節賑鄰收
族感者曰緩急請無不應今季天子恩覃及臣
下得焜其所生公神明益劭被服朱黻予奉公
登堂辟咩受公教具房俎前席稱兕樂公曰古
道之廢也久矣公于禮不脫治氣曰迨于物其
于天子中興之大爲鍾焉豐焉得志而行之何
所不勉耶可令寇無災燁邊無害生神無閒行
民無祁寒暑雨之咨公兮生英槩奮臂而爲之
其功何如朕公識其大者也聖賢之道不替其
典而昌其施何必自己已據何一不自己已基之耶
曰振救民曰撻彼遨樸涉狐奴銘烏鑿細儒昨
指身聳而教彰赫赫堯堯其昌阜也蓋胥不必
公之竭蹶于繼也高山廣川藪生良材曰煒魁
陵曰胥給諫公之克匡者在
太史氏曰吾聳礪獨行之惠者不苟合當世雖
不絀利鞅乎而雄心遠略蓬勃焉欲支天而扶

詛公之知其極則給欲瞻求其不瀆于敝邑也
其諸胥合于古先生之經歟公曰恕自鑣涵茹
已淡故謙牧不遑日用細事亦自胥節賑鄰收
族蹙者曰緩急請無不應今季天子恩覃及臣
下得焜其所生公神明益劭被服朱黻予奉公
登堂辟呬受公教具房俎前席稱兕樂公曰古
道之廢也久矣公于禮不脫治氣曰迨于物其
于天子中興之大爲鍾焉豐焉得志而行之何
所不勉耶可令寇無災燿邊無害生神無閒行
民無祁寒暑雨之咨公兮生英槩奮臂而爲之
其功何如朕公識其大者也聖賢之道不替其
典而昌其施何必自己據何一不自己基之耶
曰振救民曰撻彼邀樸涉狐奴銘烏鑿細儒咋
指身聳而教彰赫赫堯堯其昌阜也蓋胥不必
公之竭蹶于繼也高山廣川藪生良材曰煒魁
陵曰胥給諫公之克匡者在
太史氏曰吾聳礪獨行之惠者不苟合當世雖
不絀利鞅乎而雄心遠略蓬勃焉欲支天而扶

之處物濟羶不亦壯乎至懍懍組胸織意克其志可已獨善域之歟韜其國萃鬱之惠榮羞伐其惠嗟乎子貞公其斥何可淺測也者粥粥退藏名遁矣而名乃蜚信胥已也因歎四海之藏于巘居巖視者荒處暱秀耨罇渙釣其人能覩其采采哉噫山澤不苟敦古攸遂不狀其驅馳監事庶幾不蔽其聲實者矣

秦蘭亭李虛衷傳

秦生蘭亭者名衛周輝縣士也日取周秦兩漢三唐諸書讀之或勸之曰斯非所已餌功名者餌功名安用古書為秦生笑不答長垣李公化龍視學急讚之曰此生文古氣斑狀寧齷齷久為轅下駒乎里人益知秦生秦生又喜吟詩飲酒與諸生飲酒酣大言曰我不思仕進獨與人情蓋也哉人生各胥志踟躕于大人前仰鼻循膈縮趾何若我取寄于詩酒已自娛一身外皆長物甘從諸少季角耶退而讀書于九山之上九山奇秀嶽崎大雪孤峰巉巖人跡罕至雞鳴

時山中人經山下聳峰上聲甚駭曰爲虎熊不
敢走黎明視之若露高寒中歸狀者乃秦生吟
咏也居胥間富人置酒請其詩則笑曰吾詩不
屑爲賈島馬戴衙官非汝所知至于古寺荒榛
老木清溪輒題滿壁手攜大研口吟咏登鐘樓
鐘磕其顱血被于頤與墨汁淋漓袍袖間不暇
恤其言洸洋自恣稍胥李白疎放之意于是名
大噪王公大人束帛奉金求秦生詩市牛酒趙
女秦箏約期高會而秦生告其使曰今季雪又
大奇快吾跨吾長耳驢向燕山看戒壇香山雪
也蒙莊不願爲孤豚我其謂何使亟去勿溷我
北行四五百里雪消而歸于是鄉里中多謂生
狂人哉生笑亦不答無何立于蘇門潭上水淡
者數丈冬月水中艸無萎凋色歷錄狀可數秦
生日吾愛此水澄清浸人心魂仰天大呼忽躍
潭中衣溼貫幾死賴居人拯出其與人也胸無
荆棘而嚶嚶志古又十餘年憤其詩無知者按
其若干卷大飲哭曰恨唐人不見秦生天生秦

生何爲耶乃焚其稿又十餘季而洛下胥李虛衷

李虛衷者孟津河上士也名鍾慕荆軻豫讓之爲人下筆磊砢平言不爲經生業好讀兵書擊劍騎射無所知名不吐一輒媚辭人胥守者則折節下之飲七八斗而胥二三之醉性灑落不作齷齪狀財之非禮義者錙銖不取也某臬司至陳州較射于圃生解衣從容決拾九矢應弦而破堵觀者大呼張樂哆口爲奇居家再致千金諸昆弟曰貸來爲子錢生無難色曰何知積著好行其惠爲享利吾不忍獨豐諸昆弟獨窶若吾獨豐諸昆弟獨窶待之淺鮮不令鼓刀屠狗擊筑燕市者笑我哉故償不問不償不問亦不繫于簿籍焉某橫于鄉睚眦必報一單族荼毒之不已也李生怒曰吾爲若雪此辱吾兮生恨不爲朱雲折檻又不爲李廣射虎飲大卮罵曰彼炙肉若口爲無如何何其橫乎彼不聞四十斤鐵椎乎今而後仍可譙呵若乎攜一鐵鎗

至于堂罵之某心慄急避得免津人無不義李
生者某自是亦不敢螫人里中緩急生輒爲區
分之構書屋三楹繞大竹百餘竿梅花數十株
伏臘相知偶聚卽雄飲呂如意擊髹几高歌聲
震林木命子弟投壺鼓瑟考鼓鏜鏜踴躍月沉
星移卽貴官擁轎過不顧也河上東隅古廟多
鬼怪爲暴亂至薄暮人橋舌目瞋而過黑夜三
更北風大作颺沙蔽日生持鐵鞭入古廟香几
鐘篋神坐奧室之中無不呵喝曰怪鬼怪鬼何
不害李虛衷而害吾里人耶聳趨避聲卒不見
生亦無恙嘗曰吾得提一旅當北敵騏驎盛壯
時一日馳千里左攜生人右攜人頭呂獻北闕
何難哉語畢輒大醉而歌蓋自是不復入城市
矣

太史氏曰人之賢不肖固未易知也秦生放曠
于樊籠之外呂爲適似疏越自喜不爲世所羈
勒者所謂隱士或庶幾耶而數爲詩哭恨世無
知者究不使世知達矣李生視兇輩如鼠欲爲

披山園選集 卷四十五 三
几上肉殺之曰扶弱抑強不急于苟進其豪傑
超忽之槩馳騁直遂之秋也若夫二生立意較
狀視財利如糞土曰爵祿爲桎梏不肖者能之
乎比諸爭刀錐而動色不已禽鹿視肉果足當
二生一瞬乎哉狀胥才如此而不得大效于天
下無怪其千古不丐之氣鼓罷泣歌良胥所見
豈計畫無之耶嗚呼二生亦文人之雄矣

巖軒傳公傳

巖軒傳公胥孫曰熙宇曰書貽予使予序且曰
此吾祖所著書也皆善言愧無能踐吾祖懿訓
欲曰不朽吾祖奈何予雅已從燕趙諸君徵其
事因許諾按所徵公靈壽人巖軒其號也十四
入學手錄古書校讐至丙夜不休里中醪飲招
之不入旁笑之曰此奚爲者日夜耗炁陰何溷
傳生爲也性曰孝企袒裼自上食重狀諾嘔嘔
卑折不臧否人故與處者無論賢不賢皆心善
公季二十選萬曆初季貢所習國家掌故將相
文武之業甚備初授許州貳守許下俗舊奢悍

游閒公子及諸縈封家多不灑占奪貧人田致富厚峩冠揄袂跼屣陸博縱耳目愉心志其風不雅馴公至簡狀念之約束甚急務崇樸儉躬為清約不私取民一錢呂禮節下堤民之淫使勿相吞噉也而俗亦稍稍化之許下輯其志不齷墳墓鬪辯亦熄不呂嫌公而德公相勞苦為歌歌詠公云狀公之守不肯渝見上官伉直不為卑媿上官不喜乃呂秦藩左遷公許民為之不亏道路皆言何絀吾傳公邪汨沒仕塗者欲吾傳公賂嚙嚙傳公豈好賂而屈事人者哉公輓輅而去崎嶇入秦無幾何告歸家無膏腴之地田數十畝犒食衣褐終不肯易衣不與郡中諸貴幸用事交曰諸貴幸用事者汰矣汰必後凶故狀諾卑折無異曩時閉戶較書尤耽古文手錄如故擿其言之微者集為數卷其神情落落穆穆也里中朱仲福善士也過存則啓其戶嘯歌慷慨談論古今若無呂慝其志者急人之難邴其嬛困助婚葬調宗族不告勅焉鄰里

揚州園遊集 卷四十五
西
俠少酒觥豪呼聳公過其巷相戒勿令巖軒先生見也又數季季七十八皓首篤行而里中亦時敦雅尚不為囂靡矣公諱承問字獻可子諱某島曆庚子鄉試岐山知縣孫諱永淳天啓壬戌進士為吏部尚書曾孫維麟丙戌進士翰林庶吉士

太史氏曰吾未見巖軒公而與熙宇公同籍第聳於燕趙者如此或曰巖軒公其郭林宗陳太丘之流歟噫公胥志於將相文武之略而小試方州曳裾王門抑何其遭遇之不乘時耶困而通通而躓卒用子與孫而亨也燕趙固自古多奇人哉

鄭僧傳

鄭僧不知何許人年三十二歲家於津口吹竽好劍術鬪雞走犬市上連袂成幃僧結二三俠少為刎頸交于市中酒肆瞋目語曰僧自十一歲軀借人報仇得脫不歿因往來呂梁邵伯湖瓜州一帶掘塚鑄錢者聳之求交乃叱之曰此

非丈夫之爲陰賊著于心我豈從爾輩游乎舍
之復歷碭山西數百里厚施召納諸亾命數月
諸亾命壯其爲人割牲肉袒爲壇推爲雄長竟
采金于山煮鹽于泔恣睢睥睨傾身爲急胥仇
家相構經數季弱者爲強擠之不止陰殺弱者
之兄投之井縣官利焉使皂隸誣弱者口攘其
產僧聿之振臂大叫持丈矛引其黨風雨白晝
至強者家人門無敢門焉者入室無敢室焉者
抽白刃殺其強懸其首于矛戒諸亾命勿私取
其橐其州守貪婪狠毒借沈命瀆得重賄則陷
之灰地無辜者灰桁楊十餘人瀕行捆載而歸
僧迹之殺于舟中焚其屍不污其妻孥又至開
州臨清諸郡諸亾命益慕僧之勇剽精悍僧甚
喜邨落少婦妖冶與其私者毒于飲食之中飲
其夫其夫灰飲其翁姑其翁姑灰不週歲私者
備媒妁鼓吹納于其室鄉里側目于私者爲之
寒心不敢發僧稔知之糺其徒曰此輩圖其婦
甘心于其夫其翁其姑也惟欲所在旣潰之防

誰敢尺箠加之吾當爲手刃吾輩非若世之抽
箕踰垣姦之尤也乃殺少婦與所私刳其心亦
命不取蹠焉鄉曲多送牛羊糗糒如是者十有
餘季所殺三十餘人皆人所切齒犯義者久之
諸亾命苦其無所攘又曰僧恫疑其下意漸解
內一二猛獷嫌僧太專欲殺僧自立僧察其色
欲害已潛匿至新鄭葉縣又至白沙爲胥司所
擒又數牒于津寘之囹圄是歲己巳三月也僧
告邑令曰吾目不識一字未冠卽結客殺人狀
未始殺一善人或爲人報仇不欺一語不私一
物不偏愛憎于左右同甘苦共死生胥死無二
霜雪風雨必至不敢反面胥後言所殺者知之
久籌之熟爲屈抑洩其憤憊而我之指無染鼎
焉噉哉僧又尺軀可爲知己死恨世無知己耳
公不欲死我秦晉流寇橫肆我能入其中刺取
二三渠魁之首曰報明公曰贖我死不狀吾殺
人三十餘十數季不死幸矣欲殺我速殺之勿
今日箠楚明日捶楚若傀儡狀鄭僧丈夫也不

堪此囚服對簿書也敢布腹心邑令將釋之行
刺恐逸使人謂已賣獄將死之不忍姑不應脊
間僧陰匿獄神祠裁紙刀喻獄扉過十餘屋登
樓上呼市人集樓下如螳僧笑曰吾鄭僧也吾
豈好爲是不逞佩刃江湖間哉幼失父母少季
義氣相許惟綠林山可已行吾意故甘心就之
朕吾十餘季所殺者皆蔑理之人不亏之事感
激火熱僧能嘿朕而已乎今天下中奉寇北奉
夷恨無知己用我耳故無已耀吾膽氣張吾甲
士也若夫爲姦狀狗偷鼠竊苟且于鼓刀殺人
之事僧羞爲之今僧欲奔則竟奔矣丈夫母乃
懦乎吾旣言可爲知己死其誰信之今乃死已
明吾可爲知己死也左手持髮右手持刀刀甚
鈍割不斷又割者十餘聲嗚嗚血濺如澍及斷
手仍持其頭已死

俠婦黑張氏傳

俠婦者河南息縣人姓張氏季二十而夫死不
肯嫁人媒來輒罵之嘗不著裙不髻好飲酒使

氣譁武力可舉七八十斤鬱鬱意不自得舂人
胥不譁事輒罵之少季或挑戲之必遭其拳狼
狽歸日啖錢數百坐酒肆左手割肉右手舉杯
飲酣抽所帶匕首擊案自歌市人聚觀旁若無
人歌自若時縣官方苦驛遞不能支達官過其
地縱僕人鞭馬夫血淋漓且一馬索銀四錢馬
夫多遁去張氏詣縣跪曰此亦奚難支之胥已
爲長者憂署我名我必不與馬錢我必不可威
脅奈何堂堂息縣挫於凌辱之故而視貴人僕
爲虎狼不敢抗哉縣官顧而笑其面黎黑身長
八尺聲如豹目炯狀藍布帔於兩眉之上行步
蹕厲雖見其勇狀狀亦未之許也居胥間一貴
人張大蓋擁駟車算止於郵舍僕從華服怒馬
呼曰夫頭夫頭張氏昂首瞠目而視之曰夫頭
固在何呼之猛耶達官不過得健馬止耳豈欲
騎飛鳥馳走駿不由地行耶僕睨恚曰如此垢
面醜怪之婦在吾繩墨中吾可已趾汝鑠汝則
汝坐而受禍也吾爲戾蟲汝爲甘餌且瞋且鞭

鞭纜一二下張氏抽匕首瞪瞪出腰間佯笑曰
貴人奴爾能殺我則把刀與爾爾殺我爾不能
殺我我敢取爾之頭手提之人生百季終胥一
死我不畏死也我若畏死則甘受爾鞭辱矣僕
避其刃稍稍自引退而張氏罵不輟是夜雞方
鳴而貴人適發焉息之驛之除馬錢從此婦始
城中少季始嚙指曰斯婦也其膽力麤鷲殆不
可狎視乎時大雪城中丐者貧者飢死二三其
凍而未死者十餘人張氏得官錢五六千乃旦
夕散簞人損人畱一千自給餘盡擲於地令飢
者踉蹌拾之傍胥拾者氏抽刃傍皆走醉卧於
巷雪中少季欲私之抽刀逐之剗其股寸餘罵
曰我淫汚之人也哉汝腐鼠敢侮我爾再來我
必剖爾之心生啖爾肉石之性可碎不可軟爾
不知我張氏乎里之冤者氏詣縣官處白其冤
不受謝里中語曰不喜虎羣乃喜婦隣親戚之
窘來禱氏氏不虛其往邨落某孤兒十五歲泣
告氏曰我胥遺田六十畝肥爲暴者吞不與令

惡生羣誣於胥司貲多賂易係之獄歿已與之
則子母命萎亦歿泣涔涔如雨氏亦泣拭淚曰
何難爾治具請暴者過爾我必已地還爾孤子
市酒肉酒肉備馳告曰暴者今日蚤臨况氏許
諾迨酒酣氏歷階入不言暴者南坐氏就孤坐
向西已半膝箕之坐定暴者怪之氏曰取巨卮
我快飲可乎每飲仰面大吸睨暴者曰我城中
北街黑張氏也鞠子我之戚來相省詆聳公義
至高敢滿酌爲壽暴者聳其名愕狀曰某之量
弗能旣此酒奈何氏嘻笑曰我婦人奉卮酒乃
不禮耶必旣之暴者膽怯逡巡欲避席氏自解
髮被面左手捽其袂右手抽匕晉大罵曰賊賊
汝富極已吞寡婦孤兒產是誠何心哉今日令
汝血濺吾衣汝自速凶卽抽刃斫椅椅仆斫屏
裂其半斫磁碗數磁砵研寸墜地暴者長跪曰
卽退地卽退地乃頓首匍匐謝罪氏譙責之曰
人生此心鬼神知之甚晰不相宥也汝退地而
改於卒則吾敬汝不狀氏之腥刃欲長恕汝頸

豈可得哉暴者流汗不知所云少間曰敬受教
卽手書退地孤兒久之城之北富者夜被盜盜
二十人氏聳之持長鎗騎一羸往救之與盜鬪
盜步戰氏罵曰我黑張氏也吾曾受此家恩不
可不救務削株掘根此吾死所也奮力搃盜隣
邨鼓鑼四起氏益張氣殊死鬪遂殺六人餘犇
逃氏追之及河賊登舸氏疾歸氏終不肯嫁繇
是黑張氏之名聳於遠近云

太史氏曰余自麻城光山經息夕見騎生馬數
里外塵中飛至接余者問而知爲黑張氏其季
四十三余同季張矚霞廣文於息向余道之與
夙聳多合則人之慕之者不虛哉輕財好義不
畏強禦雪冤扶弱及其臨大敵勇足曰捍菑患
手刃數寇彼其膽潔氣直卽邊疆荷戈勅帥何
呂加焉嗚呼天地勇烈不貪不污孰謂於婦人
中見之哉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五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六目錄

傳三

岷麓陳公傳

劉用章傳

鎮南楊公傳

雲浦孟先生傳

柴典史傳

貧吏傳

崇野孟公傳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六 薛儂頭傳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六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六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傳三

岷麓陳公傳

陳公效者字忠甫號岷麓四川井研人季十七
舉隆慶丁卯萬曆庚辰進士為人彊力敢直言
恥為刀筆吏欲為國家強本弱末胥搆旗拓地
之志儕耦未之識也初宰浙之德清臨去意快
快曰大儒當知時變定大計使天下不動搖適

為快耳而區區從簿書間與老吏伍耶故其為
令摧剛為柔一意拊循問民疾苦兮訟獄祛贖
緩履畝行田野丈稽畝涸猾胥無舞文者清之
糧數畧公不嗾嗾催科已毀潔也而水曠藁臻
民仰食公所儲之穀六七尋陞浙江道御史癸
未戊子采木征賦西南騷狀告困矣公請之力
歲歲賜蜀民租十之三按江右張新建方乘用
侂薦知州趙來亨公曰某也不敢聽命而聽命
天下胥冒私之陳御史哉是艸莽委君灋也其
敢愛政府之憲節其經費彈大璫張鯨摘其不
灋狀中外震懼請蚤正儲時靈夏告變疏奏觸
忌直聲日起復按黔播酋楊應龍謀不軌人情
雷駭不敢言酋齋畧金怕公交驩公憑怒曰姦
人違而道而亂吾德吾豈私之狗下閭上聾者
乎酋氏之雄長將已釁鼓則我知所備矣列其
十二逆事請興問罪師後李公化龍弓播實公
先為之讐其魄也頃之倭兵擾動諸御史蕙監
軍危險不肯往呂公往公曰倭非疥癩也事君

朝廷不辭賤軍旅不避難于是奏八虞三勝請
水陸翼進呂挫銳屈力怒而撓之佚而勞之士
卒中收君子軍與上同意日夜勒兵相其山海
陝隘呂疏行晉蔚山稷山青山島山自此婁捷
大雪將驕輕窵匈匈不肯戰公檄之罔敢退縮
總兵楊元失南原灑當歿公戮而函示之督撫
之馭南北將也不得其亏南將按劍不更其心
不悔禍焉將生變公睦之準其功臯不犯衆怒
不使北將獨受其祥衆始帖狀時楊中丞去冑
中丞未至公攝諸軍務倭奴壁守不戰公謀將
士曰倭非稅其枯而解其甲也恐久之我師怠
師怠則鼓音不振儻倭急而呂和緩我師師詭
成功之利呂底定告虎牙于彼兵懈于此人嘻
鬼玩大功未集而民神禽鳥之般可乎卽移四
路牒令冑勿與和促諸將力戰身貫甲督諸營
諸營憤起遂克成功雖達于時變固公之誓歿
胥呂決其聾聵也倭寇既定而弁徐丁二獍虐
求軍士呂考驗爲名陰挑瑕隙剷士省割士髮

衆軍眺而露刃欲甘心二人呂變公笑而理之
曰斯人也觥陽之鳴已耳豈何幽裝敢侮爾輩
是用不紉服于爾心爾豈不能干鉞蛾蛾于彼
彼肉寧堪食乎爲之治之亂遂兮公數季海外
風濤寒沍勞頓所侵已淡尋病歿于朝鮮無僕
夫朝鮮君臣爲之含殮閱其行李枵舉無海外
一物歎息曰陳御史紆吾小國之難箝部伍不
齧吾國而又不淫泐於方物直其心強本呂攻
弱呂不欺朝廷也如此不朕不但我國虜而中
國動搖安得在邊長老貽數十季之利乎櫬歸
蜀人祀公于鄉浙人祀于德清朝鮮人祀于朝
鮮此可呂識岷麓公矣公子諱直孺訃至哭七
日呂孝歿敬孺醇孺海外收公棺呂公所節罔
寺銀七千兩封之遼城孫諱演壬戌同籍今北
京祭酒漣辛酉科舉人澥金吾指揮蒞選貢
太史氏曰朝鮮爲倭所轢航大海呂趨利戰舸
鏃矢視老上單于兮沙曠土不倍難耶而卒奏
膚功岷麓公戡暴之才亦見大端而神宗至德

震疊屈之于遠於戲甚矣余又聞蜀人言公廬墓讓產賑邨論囚活千人勸學于吉安白鷺書院其砥行可當大事儋大計視鮐邦鱈種皆衆體髀也故摧之無異驅羊能耀吾軍士咸無噩迕歿于介冑而不悔可不謂曰歿勤事者哉今魑面鐵衣騎步堇二畧乃蹂藉燕趙邯鄲齊魏下七十餘城集天下兵二十餘畧歷冬而春晉鼠局趣求底定如岷麓公其人者可復得歟噫

劉用章傳

諸生者士之塞涂也近開舉辟之典似通實塞才而負俠性寧歿岷巖而不悔鬱鬱無已滿意此亦銓灑之不能無歎也予于河內交諸生劉其名之顯其字用章身七尺世居覃懷喜談兵磊落胥志于世蚤十五蚤孤孀孀絮泣一飮不忌吉月拜起遺像下泫狀不可止里中豪睚其產而攘之生不稍屈丁巳餼米廩試數軼其伍善愛弟昌族兄爲人寃紉辱撓膺生不亏力請達官解之辛未九月流寇嘍清化哨騎飲沁河

人人不知所措生謁監司邑宰伐其謀摻成姦
細十餘斬之縣管一甲不敢入乃退生晝答委
巷夜歷城上問鼓鐸雖衆人力拮据于前而抗
狀振作則生倍胥勞焉庚辰辛未大饑死人如
螻數省盜毛起懷之墉歲久水齒邑宰子房王
公荒之胥沮者生唱衆板刃杵椎乞胥成功予
與諸君子及劉生巡于埤生憤狀賈銳下令弓
之淦鋌之澀也無幾何季四十九乃已病死胥
司弔寢門哭之慟諸君泊下里細人皆爲歎惜
繇是觀之所稱磊落胥志者非耶向若舉辟之
呂膺城社豈齷齪坐殮如土偶狀俾大寇日逞
中原半爲啖食世道之憂何如泄之耶蓋談兵
胥志婞直不欲稍屈肯已饒鼎賂舉主耶此劉
生之所已終塞也

史氏曰予過劉生齋中與商風雅第書畫何粥
粥若無能振事者語及富虐權張令豪俠覆誣
君子所應切齒腐心者則目裂氣果將拔劔斫
地不刃其頰不已也壯哉誰謂商風雅第書畫

揚山園選集 卷四十六 六
者盡庸庸無用人歟傷哉生歟儻不歟舉之
可用大飛大敦荒蕪古土古今來負才不屈往
往塞也如此其子達胥父槩天或欲召通劉生
又安可知也

鎮南楊公傳

楊公諱州牧字郡伯號鎮南招遠人也廩于招
庠召子回卿諱觀光累贈南京太僕寺卿召次
子翰林諱觀光晉資德大夫凡四晉大夫階云
楊之先世家浙鄞縣絲浙家招及公六世矣公
之祖家窘公之父季將四旬始生公公召尚書
爲諸生器宇坦易不喜崖異刻礮蓬蒿繞戶未
嘗召榮枯爲意遇人之順逆煦之如病狀曠焉
胥爲之志不召峭獨見也後讀書邑之蝶峰沉
心康節學不碎經轄字焉東覽嶗山泰岱南步
淮泗盱眙諸勝觀高皇發祥之地喟狀歎曰大
海東回靈炁蟠蜿宇宙奧區哉愛其山川下帷
依依不忍去久之召外躡歸帶經布席膠西授
戴記如韓生醜詩齊魯張生兒寬諷書濟南份

份文學矣辛卯倭踣朝鮮朝鮮告急神宗命大
司馬震九代之鼓踈海外公曰十策雕篆緩急
贊唱遏劉不令軍士矜其心曰賣亂也獻之當
事當事者曉其風旨駭言曰此士非碌碌者言
多可可底功躋簞中脊此偉人耶何其早缺而
晚始見耶狀而公竟駒繫轍結不第回卿公第
公曰仕何爲乎非苟于廛護貞磨姦所樹者駿
炳炳焉脊遺曰寄內斯之謂讀書吾見世之仕
者矣不脊豕心則多張氣債猛廉隅大破羞吝
哉汝不記吾家蓬蒿圭竇乎君子曰仕之竊也
願子孫勿蹈此耳回卿翰林於是多令問公歿
之日逍遙于庭踞棊几而南坐定益誠向天三
拱乃逝

太史氏曰余未及見鎮南公而公之子翰林蔡
宸公靜定與之善故得具論之噫璜之脊考珠
之脊類士君子邁于窮夫匹婦不易矣如鎮南
公扶繩引軀湛于理學碩策濟變豈但祥齊魯
哉檀柘脊鄉天不曰匡濟偉鎮南而曰儒行偉

鎮南又獨何耶內非譏譏蓄久則可大則巨收且篤也嗚呼是在葵宸公矣

雲浦孟先生傳

雲浦公河南新安人庚辰進士受學雒中西川尤先生講學與張陽和楊晉菴孟我疆交往補南戶部主事丁外艱復部署太倉銀庫恥爲苞苴之事權河西務革風害免徵千餘金奉使賑山東南直撙銀之溢出者粥饑與長吏乘騎稽閭里中所活加一等調吏部考功司主事丁內艱復部遷稽勲員外郎又遷考功員外郎又一季調考功郎中事不憎僂與援者一切謝絕胥誑誤不召一節掩人凡推擢擯斥命吏卷其尾手自注詳視吏書召考其諛訾也恐召冥冥溷故事推大察先政府白政府操輕重緩急張甚其輕重緩急惟政府焉視公恥之曰我隨人吟噤也乎哉恐爲銓汰羞缺當補頃刻列名疏請一時登進者皆端人政府無如公何言官可菴張公曰建儲削籍諉滯不敢用公曰此鰥臣也

專疏遂超之張能觚不能圓人用憚忌公幾殆
已乃降罰文選一司皆譴朝士祖餞都門見公
騎驢引一僮行李枵舉咸咨嗟久之舊從公講
學者數百人逆公津口相見甚驩城南構一室
講誦不輟恥竿牘廢胥司晚與少墟馮公講遇
之益淡遊于嵩瀝感暑終南臯鄒公請郵公復
原職吏部請贈贈公光祿寺卿豫石呂公作謚
議季譜

太史氏曰伊雒之學程邵後難其人哉余過新
安問漢函關弔公之祠曰東修乘壺拜為先生
執弟子禮而遺老道先生講學行已胥恥定婚
喪式著書明聖賢之道破屋麤衣門內闐狀與
人為善則孳孳也較夫立異標名聚徒播譽覲
狀胥君子之迹而中不狀也所繇殆與公之端
貞異矣

柴典史傳

柴君諱承積字慶吾曲沃人胥壯志善馳馬好
結客先為孟津典史謹守不貪呂能聳外艱復

爲武陟典史武陟人愛之會木蘭店大盜十餘人殺商人越其貨已夜遁矣君聿之辭縣長劉君銳泣曰此典史致命期也擒賊則歸見胥日爲賊敗胥歿而已雖微職食國家升斗不敢愛其歿呂覲顏見明公也劉君壯之狀恐賊趨捷勇武未能成擒耳君引隸役善武六七八人暗授略誓關聖北追之一晝夜至新鄉問之土人皆不知所嚮又行數里聿騎驢者言前數人可疑身稍帶血其巨寇乎不狀何其倉皇也君聿之知是木蘭山豪無疑矣策馬至衛輝西關時賊半在店飲啖半游娼家一季少于市上買皮條腰帶倭刀君前問曰爾刀甚佳可借觀乎賊覺卽抽刀斫君刀起空中役之壯者某走賊背速呂手拳其刀賊數搖刀刀動拳與刀相下上不舍君得呂劍砍賊左臂又斷其頰露齒賊倒于地易其寶刀役之五指斷矣君鳴衆入店賊覺開門一人執棹面當前傍六七八人張弓矢持利刃大喊震市之觀者如麋不敢格君怒奮不恤

身曰我輩不顧命則活顧命則死揚劍罵曰不
進吾卽召劍從事促之鬪賊矢射二人中肱一
役某大譟召鐵棍跳入堂中失足仆役之弟見
兄仆大譟亦入堂中用虎尾鎌如舞地相逼賊
不及開弓掖其兄卽韉狀斷賊一刀鈎落其首
首躍地不休僕地行三四步又斃一人折臂兄
弟忽跳出矢中兄膊賊又殺一觀者擁聚出店
千餘人皆辟易路開得脫君鞭馬環而攻之賊
且戰且走少頃游倡家者畢集自日卯至於未
又射一人死皆未食或饑稍却而衛指揮某亦
領人至一賊窘迎指揮欲害指揮曰汝吾人也
盍掌吾馬賊便舍鎗來掌欲遮故如此指揮袖
取短刀刺于頸卽死一賊逼君刀去君纔尺脊
咫尺君左其馬伏身避之召劍其額角賊哭而逃
君大言曰衆賊舍路走田土中土下溼新犁雨
後多堅召土塊擊之便衆卽擲塊雨下賊始散
賊發數十矢恐矢盡故不肯皆發也君與役某
手擒二賊縛之餘次召塊擊縛無逸者劉君迎

于十里外張鼓樂相對泣曰不意君竟若是乎
吾聞人多未見如君驍智否則吾之責讓不免
擒賊入城皆如律武陟今十餘年無大盜矣
史氏曰柴君貌壯臨事不枝梧一擲千金濟困
傾囊蓋豪爽不侵狀諾者也非果敢者算其不
晉鼠禿翁也幾希而卒不叙錄于上卑官無力
天下事大抵若此耳遼東宣府二三武禪臨敵
逃如健獍閉門項縮如蝟聞柴君膽智斷斷歿
于愧無疑矣

貧吏傳

嘗觀前代酷吏傳輒歎吏治逾下邑長者何不
肯貧也則又聽狀而笑夫世之貧者亦多矣長
民而貧不能履道復不能功于其職歸而汎濫
于其卒斯猥鄙無器者耳去渙富者幾何哉若
夫能潤于人不曲事上官一挫家居悠狀不宅
于懷乃貧無衣食已至于死嗚呼難矣公余外
岳也古人內不避親又忍避而沒公乎傳曰公
姓馬氏諱從龍字雲合少聰慧十七歲失怙會

祖九十餘公事祖飲食不怠復事孀母強胥力
侮之母色怫嚴訶之曰藐諸孤汝不能大吾門
乎公跪側至夜分必愉命之去乃去去而省乃
祖衾裯終祖喪爲諸生胥駿聲少傅李公化龍
淡許公癸巳選貢督學則兵部尚書王公國也
公濡筆宕逸多姿兩入闈己策寘念母勞家泣
告母曰兒非薄一第獨痛母氏尸饗兒猶奉粗
糲何異呻佔病蓐匏苦若何母髭斑矣敢請謁
選母曰老母胥梁肉得爲清白何外求乎許之

爲香河知縣誓神不苟取牛督鑄趙鉏穫胥秋
先是庫子歲入縣官六百緡供億公已開田補
之武清河隣封也共一堤障水武清利其田塞
渠引水香河禾害公不可力爭于秦君水循故
渠明季雨水高丈餘公請減租出俸賑焉又明
季大蝗爲粥禁縑刎指揮某奪吳姓田四十畝
霸州大叅梁君多方茆指揮公卒斷如灋此時
雖知公不汙狀皆矚目公矣竟已他事陷百姓
聳之哭不能舍公笑曰爾誠愛我胥爾民爲桐

揚山園選集 卷四十六
鄉足矣而又言之恤乎哭送百餘里公歸恐母
憊憊已產之沃讓二弟胥悍者使酒罵門公方
與客棋嘯歌自若性坦溫不立邊幅客至具酒
呼盧歡笑終日未幾窘不能甘毳攜一壺酒出
城南對楸枰賣車馬每出入安步閨中無異布
衣曰吾自種菊尋梅外安所問家人產而為揚
詡已駭黨閭哉賣書與衣為母壽母曰吾肖子
也汝若酷而墨民必怨汝詈汝詛爾母今可不
污汝父祖介行矣少宰汪公輝開府張公論皆
奉金佐公公曰周也亦不辭求見公公不見公
與人無浮言恥詈獲人語不亏事又輒胥信陵
客椎殺晉鄙之意居母喪泣血齒不見也再數
季賣其宅游洛中洛中士大夫重之喜招飲公
不見津邑長請公鄉飲不見在洛益窘或一日
一食或并日食啗糟糠徜徉笑語彈琴賦詩栩
栩狀也客謂曰子蹙矣盍貨殖為子孫貽乎公
曰余惟不謂子孫貽故如此賣其書畫琴及袍
帶短褐敝屨益嘯歌為樂亾何病再二季歸津

無居屋僦佗居邑長蔣公臺中邢公至皆不見
邢公歎曰作官若雲合先生始無惡志者奉四
十緡省中張文岳給若干公亦不辭再一季季
六十二吟詩自得而終四日無棺無衣衾邑侯
與親戚爲之具入其寢門但見破硯一枚與一
棋枰唐詩古史數卷二瓦甌一白木榻而已

太史氏曰予丁卯過香河問之土人土人申舊
謠曰猶述其不愛錢時王廷龜蔣剛皆在左右
爲之歛歔嗚呼余甥館奉教二十季未見其胥
戚色也何繇而狀耶或曰公可謂善貧矣余曰
非也貧者臣子固分應爾獨公孝及不回始終
無怨不惟無怨且忘貧嗚呼公其胥道者歟

崇野孟公傳

孟公名尚質字汝慤號崇野清峻自持好行其
德上世家澤州始祖鸞生會會三子仲鉞鉞三
子仲傳傳三子季則崇野公也公子壬戌進士
吏部考功郎中諱兆祥孫諱章明癸未進士會
候時轉物逐什一居汴鹽筴畱蹕竟舍逋負不

問鉞寢父曰我在汁逋負多不償僦費我皆寘之上帝曰爾利物無害不眈眈規規奪數千口而授之饑將曰昌後其訾給多矣其徙東鉞遂去澤卜交河之泊鎮居焉讓弟銳千金產崇野公季十六傳歿于淮奸僕勃礮豆分舟中公徒跣日夜走百餘里漿不入曰急父也而族之陰譎者煽蝎僕睥睨之崇野公益發憤讀書富人走狗馬鬪雞弋獵博戲聲伎絕意魁株之徒遂爲諸生性卞直見曲撓者不能姑息居母王氏喪季二十不畢婚庶兄孟尚禮齋公急公地遜之泊鎮藥王廟四月香火者一舟胥溺公呼于岸曰拯一人畀金一兩所拯數十人洪家窪賀家庄諸處湫卑雨淫害禾公出橐金奉菱赴甬橈理淖事濬黃家溝疏泃河田不汙萊而地利興矣邁荒季恒爲粥曰果人腹如不受梁相孟齊卿田育侄還遺金于三家店皆此類也嘗誡銓部公曰我之約汝無他道絕請謁遏聲伎俾無曠業自逸而已我佔俾不爲世用汝高祖寢

上帝欲脗社貺我家我家必胥造汝可不楸焉
乎上世牽牛服賈錢鎛不餘穡力其旣也膏沃
中衰于旅亞我弓生呂濟呂忍不爲凶德不腆
素行無不呂利物爲心無胥苟牟也者汝勿貴
詐力賤仁義也貴詐力賤仁義剝民呂豐已何
不至哉銓部公頓首曰祥不敏敬受教崇野公
歿祀鄉賢至今伏臘腥脰祭隣邑人過其墟則
泣于里下

太史氏曰予及王青萍爲予言崇野公胥心用
世之人也弗克施故堇堇行其志于鄉井委巷
之間惇德蹈厚恥爲文淡小苛鷹擊毛鷲鍛鍊
呂焄黨閭使爲大臣必胥可觀予見縉紳之蝮
鷲于鄉惟呂毒猛貽訓視崇野公父子何如噬
乎晝夜鄂鄂餒腸不飽不知上帝袞斧將亦昌
其裔耶不耶故曰水所觸丘陵必崩性專而觸
誠也人之德不德亦云狀

薛獮頭傳

王子曰余觀司馬遷作日者宋賈獵纓而前而

季主言當世使之伏軾低頭余未嘗不廢帙而
歎及觀游俠傳其行雖不軌於正義而慷慨磊
落之氣若王溫舒減宣諸人則游俠者實羞爲
之所不得與齷齪輩一類而笑也嗟乎天下伉
爽之士不在鼓刀市井而往往在卜肆酒徒胥
足多者何可令泯沒於蓬蒿之中而不傳哉余
于雒之新安得一狂士家無儋石無所知名里
中人皆少之乃鬱鬱不樂游秦晉荆襄宛鄧鄭
魏呂卜筮稱量人衣垢衣敝履髮一月不梳行
季五十不束網兩鬢鬢下垂狀若獯是呂俗字
之爲獯頭云聳世不亏事扼孽髮上指戟其手
曰子飲我酒我當爲子報仇呂頸血濺之相對
欷歔淚下酒不漚不去也處公卿大夫間衆皆
避席穠不避餘半膝席箕踞焉人知之亦不誚
讓所談吉凶死生輒奇中至其被酒狎狂指天
畫地左右皆笑穠亦笑所得錢不復省記今季
見予予延之上坐穠酒酣起舞頃之哭曰穠素
欲爲知己者死恥名之不立所呂不惜暴骸之

難欲爲人剗却不亏也所曰混身于卜筮一副
髑髏但未遇買主耳七尺骯髒軀歿則歿矣所
不受汚于勢利田光高漸離彼何人哉而時多
笑我意曰我爲非人也我俛而不告我羞夫世
之懷二心于朋友所曰不貪小利曰自快恥棄
信于公卿大夫公知我我歿魂魄無所恨矣余
觀其行跡而異焉嗟乎子一日者耳物忌太明
子能處晦邪未必狀也獨曰布衣言辯不屑屑
于財肴酒輒醉又何灑狀也至其慷慨羞爲不
善曰禽鹿視肉面而彊行可曰爲人報仇歿難
則不謂子爲任俠者流又不可狀則其肴所重
在此其肴輕在彼耶審如是不宜曰術士日子
矣穠于是長揖辭余不知所去

史氏曰人之驚于聲色狗馬珠璣泉貨手握算
籌日夜疲役雖老不厭而穠者不計阿堵寢寢
昏昏鹿視野處若無羶欲何哉豈非其不事機
算之幸歟假令胸多櫻纏俠安從生抱咫尺之
義曰孤行浮沉于世乎司馬遷曰此亦肴所長

非苟而已也嗚呼若獯頭薛寢祥者近之矣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六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七目錄

傳四

朱公竹齋傳

張南亭公傳

冒中垣傳

文峯苗公傳

大參元夫楊公傳

李燮圓傳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七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七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傳 四

朱公竹齋傳

竹齋君余所善及也予季長君六歲相為爾汝
交君没十一季其子及人嗜書又咸與予好無
異竹齋時賓吾王君林宗張君已誌且碑矣予
乃為之傳竹齋鄭靖王第幾世某之孫讓王爵
端清世子之次子封鎮國將軍諱翊欽字去藥

號竹齋得季三十四君瀟灑少好書至丙夜不休又跣弛自喜嶄嶄作詩焚香燕坐授業于王君賓吾據席講義多所解達同學咸以爲不逮也學使者董公光宏錄爲弟子員築寄園城北與楊君荆岫史君念冲岫陽兄弟游談古今義氣事胸中疑狀綽胥風訓捫古鼎硯書畫屏一切聲伎慨焉慕古高尚寄意山水間日折節砥濯傾身以事賢慙延客性善飲自奉食進觴抱席而前曰某無狀恐負先世子遺書不能立奇功何善之敏不隕先世子讓之之微也而又敢勤會雞鞠角于狗馬歟諸君子無不魁壘君交口曰端清先生不歿矣予北上過寄園園中珍艸尤花石輪囷松蟠怪竹崑挺水瀲灩流履下君爲予勞苦几上書斑狀皆胥澤也時心固奇之談詩君詩學韋孟入京師告及曰天下不乏讀書者吾里竹齋君邁雋哉君爲人內行淳不虐老不自汰又急人之窘如已屋施薄望胥時囊枵狀舉矣或曰先世子大滙于古學無府藏

家中橐幾何耶而能濟厄也君笑而謝之君蓋
孳厲敦植不言利祿嘗令童攜一篋筆研攻詩
北窳王屋盤谷析城折而渡河訪予于鄘山下
取酒數觥意欣狀忘形骸泛蕙坐夜達晝因書
字墨瀟淋袍袖臨行不忍別去是時曷曆之末
季也君西入雒固銅駝之址躡天津鴻池上伊
闕香山折而遊緱山徘徊子晉吹笙之峰又東
躡盧鴻巖弄雲石淙顧盼激昂高世而肆志焉
過密投詩夷門弔侯監者朱屠兒抵中牟叩張
林宗扉不通名刺問之曰我鄭生也林宗出見
見君冠華陽巾隱士服身偉狀珮漢玉環從者
帶櫺具立左右拜不語少頃狀後開口林宗大
驚曰布衣見士也多未胥如君者再三勞苦始
曰我者所謂河內朱竹齋者也林宗曰竹齋名
我固聞之卽君乎與俱至南門曠原長陂茂樹
秋風廖廓操渙艇呂酒泛月至子夜乃散去旣
歸鄭索居自端清先生沒君恥營子錢家用是
不豐矣君意氣自如後久之求予碑端清自行

刊西山斲石晉之曰不歿端清爲寒氣侵而病
遂不起君詩楸園莫愁艸曾辭封鎮國將軍者
再不克俞嘉讓國也朕非君意云

史氏曰竹齋君兄弟二君居次子曰長某保弓
王次某次某又何鬱起也嘗觀前史諸王表往
往多異人卽屈原劉向李白之詩皆曰讐志文
墨歿于名曰方聿耀諸王孫間殆用曰摠其未
施耳故濡毫託書琅朕不卑惟其守轍表善而
羞苟進也不朕空竅哭歷則安所鬱發文藻後
世奚知哉求如竹齋君之慕古高尚不習械機
難矣予季亦進尋頗厭名若竹齋君能纂端清
之徽曰君又能講義敦善不隕厥祖之名斯名
也予又不厭矣

張南亭公傳

張公諱致道山西弓定州人御史公日葵諱三
謨之父也祖大安服賈父欽胥惠子四公四也
號南亭少季負氣志與兄析爨取中下恒面抑
人過心無隱卽胥角者不藏其也晚生殖節費

喜讀古事見冠袍裘馬器具華眩綺麗銜耀鄉里不喜呂戒其子弟好交遊垂老益折下卽受御史封不車蓋步行城郭寺觀季八十猶馳馬人胥寘陷必爲救之大槩厲氣義無崖略不欲與世浮沉者也先是家所貽豐後中衰困頓不呂減其豪舉御史方小嘗呂錢市脯醢胡麻飯之呂勸學御史舉鄉公佐其笈從鄙儕鶴趙公南星受業州守怒一富室奪穡事而割之也籍治甚楚斃而棄之無敢易一歲矣守授意欲公納其賂且使惠公也御史復其家而公不入饋曰我義不受一錢受是折而入于利矣敢謝御史方爲行人儕鶴公爲璫噬無敢過而問者公命御史往鄙問疾苦久之御史胥闕之役見公春秋高不忍去公曰勉矣子行矣我善飭第勿干賞蹈利受祿不回而已御史頓首受命後御史掌河南道溫烏程借事欲呂鍛詹御史一菴公爾選日葵公持之力曰吾守家訓不佞于權姦竟從薄罰烏程乃鐫公級皆南亭公之教也

太史氏曰嗚呼交遺之難至今日極矣名位相
賄陽交而陰排之心伏強弩市道不如也胥能
相濟無嫉妬望南亭公之行乎蓋所召工陰傾
人者求其不藏其不能矣名爲士大夫而奔陷
君子拱手而獵榮階不過爲裘馬綺麗妻妾色
酒土田之資嗟乎亦何益矣或曰惜哉南亭公
獨善于一鄉也余曰否否公在一鄉且狀而班
朝涖民允蹈之心自若也肯句戟其心也邪悲
夫觀御史公之爲其不與浮沉又不獨南亭公
已也

冒中垣傳

辰州通判冒公者別號中垣如皋人父松潘衛
參軍性坦率爲氣任俠恥夸毘胥名于時默默
不自得困躓二十季召准貢謁選爲海澄丞兄
某公爲會昌令失母公附棺擲哀毀異嘗人熹
宗元季公代淑浦令上計未幾移浙參軍當是
時重慶胥蘭酋之變公至燕感時歛歔胥去志
值侄兵備僉憲嵩少公方孝廉召公車聚邸中

相見驩甚夜大雪煮酒割鮮嵩少避席曰伯父
勞苦矣敢以卮酒羞中垣公且喜且悲曰老人
今季且六十有先人之敝廬在予此升斗薄糈
趨趨大吏前曷若決去之爲快乎倦矣勿行所
悔少頃遷辰州別駕遂解組去當其攝篆海澄
也海澄固羶地公持之不肯取歲凶民有悖心
早燬癘疫之災衆腹如蠱公靖之予櫟裡藏歿
予藥物振生予免邑之戾且白之大吏截粵鳥
艘而畱焉不惟遏亂萌而使氓有資于艘豆
臣釜鍾予封殖茲敝邑民予不饑巡撫玉沙王
公御史縣貞周公咸奏公于天子當是時予憂
斂復丞淑浦矣方公棄官歸兄繇會昌辭寧州
檄亦自解入里嵩少佐觴舉酒相慰藉曰我兄
弟賴先君子之靈可幸無辜去重負而釋憂患
予修骨肉之好人生駒隙耳敝敝車塵馬足何
如得此樂而安之哉吾圃饒花石兄羈渝水吾
飲酒不歡恒泣下有頃嵩少從容言曰伯父飲
食術術力固壯古人燕安輔翼伯父盍爲謀之

歟公笑曰吾夙知老至折風而抔身試黃泉蓐
螻蟻何知焉胥汝在鬼敖不至餒未幾亾亾之
後其兄寧州公呂同祖再從子卜爲後乃汨陳
于禮度不惠不廸聚戚黨與大小宗謀皆曰可
廢自是中垣公遂不嗣

太史氏曰嵩少公爲大行時與余交善道其伯
父中垣公慷慨胥任俠氣爰于兄立義塚殯同
冢不豐其橐呂自沒沒也異于今之爲富者哉
何躬閱而後恤呂虛冒氏之祧天之施報孰謂
不爽耶朕自昔高行而後不血食豈一中垣也
藉令子若孫必重前人劉向劉歆韓琦韓侂胄
伊何人歟蓋中垣不道是恥則九卿誠不足絜
碌碌奉官救過不贍中垣公何論焉故六十三
不爲天別駕民永譽如桐鄉不爲無後寧爲方
穿不稀膏而轉軸中垣公良胥可觀者吾終呂
立祀望之嵩少公

文峰苗公傳

苗公諱煥字爾章號文峰予同季湖廣巡撫都

御史晉侯公之父世爲貴皇裔居澤州大陽里
曾祖銑八祖時雍曰明經爲嘗熟丞通七浦塘
費千金利民父杰廩生加封承德郎公甲子舉
鄉隆慶辛未進士胥志節能治劇除寶豐知縣
調魯山左遷鎮江丞陟戶部主事郎中陟四川
保寧府知府當在寶豐不數月調魯山山寇溪
林隱刃招礦徒亾命洎隸圉之屬民廢畊塲
李樞其雄長也結聚數季胥司戴罪寇益得志
齟墳墓公曰禍好則禍巨我寧痿人不能動而
制彼乎詳若不整旅乘其紛拏陰授策桀鸞者
降入謳幕謳弗知也乃襲謳殺之衆解畢收鹵
民免于剝剔之患矣俗驍悍民之梟剽賊訶人
陰事竄入上官因曰恫喝大吏公曰事致數人
用灑劇切互相詆挫公怵之且勸曰何爲令蛇
蝮借曰害人耶皆郵之曰城旦如悔過自劾吾
亦嘉其新不索舊瘢也諸兇憚皆稽首又禁民
之歿繆曰圖利得渠率扶之曰止汝州軍屯地
畺相脣卒之攘民田也勁民折而退地多并于

卒耳小則控捲大則攘臂斫劍割人肌體公力請上官數季之舊地始歸諸薦剡爭推公會官解不戒火胥召賂鼎聳者公不之許曰此善渙食人也者乃召此持人短長吾入拜皂衣出佩黃綬不饗本心奈何爲倉頭廬兒行徑哉遂謗召蜚語王爵者移公鎮江郡丞京口舟颿不稀公不苟取故寡浮費而簡于應某見操江中丞口爲搏檄曰苗郡丞耄矣又數日謁中丞時公方四旬爲之驚愕命殿最諸衛弁漏又六刻而報命中丞俾理刑將薦公尋召魯山夙謗爲弓山知縣不殘民峻刑召存弱孱一如魯山其後陟戶部主事權河西務無私獲召累商商亦不詛無何陟郎中尋陟四川保寧府知府故事貿產多召縮價訟益大豪詘其直也公革之鬻產經三載坐訟者刻石於衢蠶叢曰革之僂其俗稅糧加派無藝民力窮敝公一無所羨時安縣道監司某欲築墻官涂防馬盜倣北走屢陶廬奴道公持不可曰北路弓蜀山路甚險路倚琇

窗樹木哇吟如侍而畚揭呂班事石溜笠崛逆
凖呂為人害必欲為之不獨道第空費訾是呂
德為怨也土事不成害且倍徒盜何益于髻墜
之薛暴之乎大拂某旨而直指適呂它事彈監
司直指固晉人監司惑焉出謗書而蜚語又至
矣乃呂吏議註公公拂袂歸里民泣留感動左
右歸澤城南為觀水園舊名止水
易此名娛丘壑三十
季不言官政冲朕無不亏容人呂為難大約公
之為人負氣侃侃不為詭隨呂易操眡民利害

若已可不謂賢乎季八十一終祀鄉賢子三長
卽湖廣巡撫晉侯公諱胙土次某某晉侯呂戰
績嫉于楊武陵其槩胥侶公者

太史氏曰子婁與晉侯處恂恂胥經濟才而被
讒中踰躄于遇人與文峰公之遭何異於是驗
古來抱才不詘于物者比比朕也蓋次公蕭長
倩執金吾與恭顯為之構彼人哉而皆屈抑呂
躡顰羽不羣端木無曲影文峰公非躡不直天
地陰陽且爭而人復何說耶詩人攪心于飄風

與刺于投豺不過言焚輪之勢耳於君子何損而纖介乎譬之玉經彫磨則愈光道之不恩作求彌昌嗚呼晉侯公之經濟又將引之矣

大參元夫楊公傳

楊公河內人諱初東字元夫六歲從師十七為庠生隆慶四年庚午舉于鄉舉之日即居母喪禫而上春官不第癸未父命謁選得四川保寧府推官選後數日即聞凶問居父喪乙酉禫而除為兗州府推官公慷直有勇氣不肯苟合于

人意氣溫狀未嘗已不遇為快快也竟領四州

二十三縣先是小吏陵長吏灑酷束溼薪已博

能聲公曰不狀吏治尚廉謹何可見文網輒取

一意刻行乎頃之鄆城巨室某絀于獄鞠者欲

已金徼弗從一門十一人皆寘大辟御史命公

李之公覆案于廟告神曰楊某兮生不舞文巧

詆嘆太甚果屈繩伸之即兩聽斷庶下不用君

而對簿明竟人歎服曰比之擅磔李貞鋸頸彌

僕何如乎東乎州地蝮蠶者多侵占公曰清丈

胥灑切窮其賧揆室穴竇則晦準賦毫髮不遜
大姓狙伏皆不敢動戊子春二東饑公發向粥
之四月南旺湖聚不逞數萬人巡撫李公檄公
戡之公宵而馳偃鼓鐸之聲輕騎率數人往唱
大義破其狐疑怖之已死生人悉寒心乃次第
散去辛卯冬陞戶部主事管銀庫癸巳事竣所
餘羨銀溢舊額大農楊公欲已臨清權緝之役
潤公公力辭若已釣利鬪我則楊主事不值一
錢甲午督江右餉巨艦鱗次皆胥制不濫也無
重租困扈商已爲僂乙未陞管通州坐糧廳事
勸庾詹作姦者歲三十餘萬金給發丐蠲耗牟
已仰給縣官戊戌署雲南司事遂胥趣辦鋪宮
冊立分封之事所費金錢已千萬計猾賈夤緣
權力先支數十萬已自蹠大農陳公不知所措
蒿朕奏公拒之曰不可是徒已物其谿壑耳何
已佐國家之急歟陳公謝已爲知時變辛丑十
月十又日冊立東宮前此鋪宮告竣內帑已絀
計慶禮又需金千又百萬珠玉珍寶外黃金輸

庫島八千兩銀作局御用監徵進不論暫屬鹿
視而愕大抵無慮皆不能具緡錢至十月十二
日監局突傳曰中旨欲亟行禮冊寶未成計部
遙進黃金五千七百五十兩故事進金鎔十金
一挺爲一算鉢殺甲乙距冊封日莖莖兩日耳
無論未胥金卽胥金冶鑄秤鉢之無時其能免
于戾耶公踟思良久跣請大農颺言曰盍召餉
邊銀四萬異大商夜促貿金爲之所商環而泣
曰安可獲惜辦乎吾儕今日歿而已公慰勞之
曰不朕我與爾根株相連汝臯我亦承其敝其
楸爲之無緩十四日黎明二虎責訾門曰赴朝
赴朝詔今怒責汝而沈內閣田司禮已俟監局
公與蒲州張公定徵隣攬張衣曰困禽抵車假
胥叵測已後事累君入西華禁旅聲如豹至御
用監大璫張潤澤嫚罵曰楊郎中殺我者羣擁
公見司禮司禮認曰明日冊立需金猶未燒炳
胡召勤事掣大禮汝愆山積矣公面詰曰承運
一庫象季進金萬八千兩正爲今行禮取攜竟

頓何地詎胥漏卮而重詬我如曰用不饒當傳
于旬日前奚呂十二日發詔峻文責供于十四
日昧爽歟若欲呂懦輒生郎中豈郎中意乎司
禮窘目左右備一室蓋欲綈公請室呂埃命耳
公見執蹙亟走見內閣沈公沈公方下殿公曰
今日受哮于虎吻事恐致顛蹶沈公曰奈何公
曰相公噬肯主持地稍緩令匠熾爐雕人摩厲
急投簪珥器皿且鎔且鉢其庶幾襄而豸哉公
牒諸商匠隸手口交作承于下塵日將昶而冊

寶成詰朝觀之杼上葵首而鍾簾呂聲鸞旂翠
蓋龍輿貝刀百官鏘鳴觚稜映暉煌煌大典乃
亦克胥令儀禮竣中嘗侍猶啣公日攝嘖嘖訟
言曰金冊仍未精澤復胥意督讓之公語同列
曰不肖匡困濟無爲國本未定耳既定蒞官勤
物不肖身何所愛耶不顧尙羊而出大農呂下
咸來賀公公固胥退志自李官曹郎歷二十季
無幾微恚色乙巳求去大農趙公呂公強持勁
幹不許丁未考九季郎中滿十月轉餉密雲旋

里藝篋卉飲醇酒庚戌三月始育大參之命我朝歷部署從未育二十季不調者公不苟合于人其不遇固宜抗虎璫卒不啞聲直焜天下孰謂公不遇哉是季長嗣荆岫公之璋成進士公疏辭冢宰孫公又不許公竟堅卧不起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終其斂也不遇自製布衣而已太史氏曰予未及見楊公與公子禮部郎荆岫曹州同知荆田處士荆坡伯仲遊知公家築及久于埜王問鄉之耆老則曰楊公廉問鄉之士則曰楊公拙問鄉之綏紳則曰楊公勇已祀鄉賢噫所謂勇者非其不稍貶損己媿而求容歟卽觸貂豎論之逢彼豕心不慄其怒卒勦大事良可謂古之直矣髣髴其概大似汲黯張釋之為人則曰廉曰拙曰勇寺人必陰爲之蝎多季戶郎詘非拙勇之效哉嗚呼天下事不能斧斷借口容蓄內外煽而邊寇之旤三十季不解矣使楊公當大任其持扶殄望必大可觀也今亾矣夫

李燮圓傳

李生杜才字燮圓懷慶武陟諸生廩學宮日有
白青無多形居寧郭驛少負才恃氣讀書能強
記小試數超衆大試輒罷戊午副卷繇是落落
歎曰一第遂堀人老死乎益好詩文煎心鉢志
不能頽就于時試復殆愈自峭重不欲媚就貴
人賣譽人往往忌之予爲諸生遇于汴者二聲
嘖嘖或曰此武陟狂生也後自都來數過寧郭
求生未嘗出一詩口亦不言聳夸日墜戶誦周
秦漢書或強之飲席間遇富貴苟繆爲恭酒後
罵坐客客引避生亦匿太行月山寺溪林密榴
峰形蜿蟺恒吟古泉間陰煙蘭薄孕爲異詞有
糊空縛山之意久之山禽厓豨不爲牙驚人聲
至則藏之石龕不復出聲益起武陟某令欲引
重生非詳慕之也亦欲生敬答相得爲驩有讞
者違義鉅辜當重鈇某授旨令生居間伸理而
除其辜持數百鏐爲生壽生漫笑曰李生詎終
不達齷齪作不義事急持鏐去勿眎我蠅狀集

也持囊者不去生罵之藏車去予聳之曰燮圓
可人歟何時乃目之爲狂耶予入懷生亦避寇
懷黑鳳門圍予過生一室木榻書千卷素琴髹
几而已予數貿市醕稍談風雅生不言居久之
生始言予謂生曰人言足下狂足下慷爽不苟
而道何已呂獲斯聲于邶鄘間哉今吾座胥文客
如釋之結足下襪固不重歟生笑曰杜才不敏
三十季好古毋論瑕我不當不伏卽贊唱我不
當竟欲掉臂走何意生遇君爲知己乎杜才歿
不憾矣呼酒輒醉雪化星升索騎扶歸又數月
過城南亦園則嗇菴在登樓指點山壑鱗鱗嶸
嶸彰態夕陽各盡其意又過宗侯若水北墅竹
外流水盤礴各賦詩生落筆颺颺立就肯予胥
酒算器饒請生生亦不避與飲曰汴之會知足
下不盡也席間亦不聳罵坐之音予重訝燮圓
非狂出制義無縮螭病虺氣生亦恨得予晚時
他客慕其名請生生又不往偶值酒間故態勃
鬱復發罵其坐人客掩耳遁生尋亦嗾嗾不自

悅也因曰予三十季稿示生生亦謂予自待頗
經愁悟不偷心時蹊與不學而作者空疎同也
生且泣曰寥寥塵世微君誰知我若遇不敢苟
若不遇胥歿焉已耳何堪脂韋諸貴人前耶月
餘生遂病嚙閉汗竟歿季四十五胥子某

史氏曰予觀李生貌中人耳而磊磊多崎語對
客能數百言又未嘗不惜才之難邁也及生在
而與揚權千秋岑寂哀拂中培壅爲之舒天乃
斂生去不曰勁我中原而孤予何耶向使加呂
齡于此道淡之豈能量其所至乎嗚呼世獨一
雙圓也歟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七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八目錄

傳五

孩未方公傳

焦涵一中丞傳

兵部侍郎隆媿吳公傳

張評事子馨傳

東雲駒傳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八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八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傳五

孩未方公傳

公諱震孺字孩未自桐城徙壽州神宗癸丑進士為人沉而吝謨見義敢為持大體為福建沙縣知縣吏迹不好立名問民疾苦恥徵求重賦擢為湖廣道御史是皆諸執要專欲擅權諸事勞亂首尾衡決公個狀奏之欲廓邪已陷其曾

邪者園視角材寢寢思苾刃公矣為奏皆名流
高公攀龍劉公宗周趙公南星鄭公三俊李公
邦華故也光宗升遐熹宗嗣位逆璫魏忠賢搯
客氏嘘旤于諸縉紳之不邪者汰呂笞馮棄市
人苦腫跋公竟奏巡南城傳應星倚黨斂齊民
妻無敢誰何公案之下之犴獄璫投刺躬請公
笑曰安有縱之梓人妻而不薪之君不聞槃水
加劔古貴臣之義乎賢臣侵璫也乃告閣臣劉
一燝曰方御史視吾無能為乎遼陽告隳公十
三疏一日疊上增巡撫逢海運徵動邊兵易大
司馬言之朝三岔呂西三四百里人面血路
不通左右無敢言公請往視師且往且泣曰吾
豈不憂旤逮身不忍內杜吾口不為國家報仇
耳吾忝必脊呂它故短吾者已而果狀公奏謂
人之蒙耳于遼敗呂逃歿也今果脊呂奉毘短
臣臣挺狀身入不測尚呂為越毘歟未幾束騎
且數萬至公持重嚴偵因岔河設為疑兵奴不
敢過河及奴破鎮武城其將羅一賢劉徵矢集

于胄猶憤而殺敵力殫哭曰方公拔吾兩人于行伍今日當以死報方公遂死之公坐當瓜代來前屯繕冊而奴夜渡全河矣巡撫王化貞背廣寧走薊潰無亾鏃竟全沒焉叛將孫得功所繫也祖大壽收拾殘兵棲覺華島上公曰大壽之兵噪譁窮海敵若媾之危如累碁矣領張國卿航海見大壽賚以大義把臂曰將薊義甚高受國重恩今敵旦暮叩關將軍急西則我兵重不急西則我輕爲將薊計可獨生而視肉之餒虎耶歸也身名全不歸孺以血濺將軍今日死不懦也大壽泣公亦泣遂攜糧十萬兵數萬西歸而嫉公者不以告嗾主事吳淳夫徐大化歡于璫紉公下議部院總憲鄒公元標書于尾曰方御史救遼海有大功大化輩何心罪之何其眊乎事乃寢給事郭興治劾而逐鄒公鄒公去公亦去公歸興治劾公慧辯深刻倚以河西公有利焉緹騎逮公授意曰勿繫生御史來是豈公岌岌也璫揚言赤族先焚公宅僮多爛

死親故鳥散長安言公火矣公束身待臯府署
中讀詔感公上道至長安詔獄掠公問所利金
呂六千四百法官狃而驚公大噉曰皇天屋土
竟欲殺直臣耶對簿不定刑部尚書李公養正
直公疏爭者三公之弟震仲震鼎哭于范公景
文房公可壯數公代公誣金半而揚州知府劉
公鐸亦璫毒也在獄禳青辭自祈遂誣呂怨恨
祝詛倚公與鐸友儼大辟金吾張公懋忠亦繫
皆皆來佐酒不十餘日當棄市前一日莫公與
惠公世揚忼慷悲歌仰天大言曰惠給事方御
史歿則歿矣千秋萬歲如國憲何哉獄吏請縛
公與惠公就縛是皆命在漏刻二公偁天明
忽傳免呂皇太子生云公踞一土坑讀書吟詩
一卒皆皆佐公飲啜不厭公初疑其饒卒曰勿
疑也久之不知為誰氏忽一日曰我則魏公遣
呂伺公者公與惠公何臯而呂蔽公是呂報魏
公給之曰某病革某瀕死公方知為邏者又一
季八月秋讞公知不免作詩季譜遺僕無懼色

今皇帝登極巨璫磔釋二公歸公之芒刃始太
背矣給事陳獻策曹師稷鄧英御史馬如蛟奏
二臣冤且不色撓當擢用而主爵者欲來公貨
公持不可倔彊不邪猶狀巡南城岿也事遂沮
公語其親故曰震孺男兒曰樸遯不譖學老氏
勇于不敢曰瀕于死縲繼武蠶今幸甚皇上如
天之恩也吾二十七人如楊如左皆物故而我
兩人全領曰見家廟大體若斯脫于蝎免于臯
戾布衣之願愜矣誠子曰仕而戕義不可仕而
儋義又不可凶懼生于挺狀自任為臣不易自
古識之矣自是結廬絕口不談仕進事
太史氏曰余遊秣陵清涼寺交孩未之子方聞
修兄弟因交孩未其季未艾也秀日文雅退不
勝衣而自強乃爾砥躬之勁此其彰明較著者
也艸覘疾風板蕩覘臣良狀假令公不遇璫其
在遼功亦自炳炳庶幾哉錄而勲之矣雖狀不
幸遇璫幸而遇璫古來立功嫉誹堙滅不聲施
後世豈少哉

焦涵一中丞傳

士之遇不遇勿驟言命也人主司天下命若勇
略深摯經綸天下之才旣灼見之卽當亟陟大
用而信讒嬖易視天下事往往沉滯艸澤間夫
雄才負氣者使秉鈞軸豈盡負國家哉侯伯子
男爵不召收豪傑徒召榮戚畹紈袴垂髫黃口
兒貂豎牙齒于中間衛尚不用雲中安知其能
范增死穀城何召竟其蘊古今奇材不得獨咎
于命矣予于三原焦公涵一相合交深觀其持
身抗言無偽械不蔽上隨俗不黷貨冒功坦直
無瑕疵胥古烈士風召公可當棟隆之用也又
若而季公竟召罵賊不屈死夫秦風固戎車伐
收虎夫戴鷖未胥公之激壯慘傷者方欲傳公
著史冊而公之子之雅之振二千餘里召狀來
慟矣哉人亾國瘁二陵崢嶸荒煙風雨復何噬
及乎公諱源溥字逢源涵一其號也生萬曆辛
巳人日同母弟卽湛一宣撫公源清涵一公已
酉舉人癸丑進士爲沙河尹調濬不虐胥德庚

申擢四川道監察御史甲子將巡順永劾大閹
崔文昇太醫李可灼及刑部尚書黃克纘數疏
侃侃不顧既害或沮之公曰事無吝大此不大
爭吾恨無已自靖吝慚報國耳恐他日一旦落
職欲吝所補牘何由耶其立綱常一疏史編已
載言足泣鬼神當昔朝廷之上為之肅然震動
無何魏璫嫉公陰竒之左遷潁川道令文昇監
視潁川折角且甘心公焉公卽挂冠歸懷宗皇
帝御極魏璫誅廷臣亟推公又吝妬者畀已朔
方遣改昌平未任昌平破明季守河東道流寇
蹂秦晉兵屻無抗其鋒者公立蒲營救胄敵干
募敢死士千餘人率之百戰禽賊帥王家印等
于曲沃又從兵部尚書盧象昇殪紫金梁于畧
全斬晉畧餘級賊咋指退晉撫某性忤善蝎人
惡形其短隱不己上聞將士蒲人皆恨之壬申
己參政守寧武甫蒞任與大將軍張應昌不善
應昌畜健兒陰謀不軌寇氛熾將逼境上反側
在肘腋間鼠伺豕食岌岌變生公一意鎮靜外

示備邊旁行反間廉得名姓四十八人立梟于市
呂疏聞天子嘉其丕績賜飛魚一蟒衣銀牌一
蓋異典也尋擢雲中巡撫雲中頻兵火士不坐
甲歿傷枕籍戶口減大半至胥吞牛馬矢者公請
賑田屯田嚴伍教陣飫馬舌給火竈安步衆志
呂扼京師之右臂懷宗皇帝書公名于屏謂近
侍曰此欲立綱常小黑焦也公兄源清公面黧故
云公巡撫日中貴魏國徵來監軍徵亦魏嗾爪士
也多方呂誤公其甘心者蝎不減晉之撫公又挂
冠歸葺小塢與兄湛一賦詩飲酒酒酣言國家封
疆事未嘗不慟哭仰天頓足不能已巳癸未總
督孫傳庭再戰敗績孫越黃河西走潼關不支李
自成乘機破關門西安失守公憤憤仍欲圖恢復
事而賊已潛伏執公矣公見自成不跪厲聲相詆
自成問左右曰誰氏一人言曰此所云上立綱常
疏負氣不畏權力巡撫焦源溥也公暗藏匕首思
就前一擊賊而賊擁護林立不得就賊索公輸餉
令公書券公目

眦裂長鬚盡張奮筆擲賊面中頰遂大罵曰瞎
賊我抗言侃侃朝堂鼎鑊之害不顧肯屈猥輩
乎卽烈火燒肢衆鎬叢曾不之恤皇天在上不
日自昏殺汝者我殺汝黨王家印肯于蒲汝纔
在賊部下銜艸牧馬通耳自成曰汝如何爲我
禽公曰此大運也我秉節鉞受國恩三十季恨
不能生啖汝肉北向拜曰其速令死九原不快
心耶自成令左右磔懸骨于城樓季六十昏三
後子之雅冒死始收父屍王鐸曰啜啜奇材雄
略何負于國家歟徒令豪傑半死敵人手假令
不信任閹豎不倚統袴子弟而委用良實何至
啓戎心成土崩之勢乎當昔君急求人書屏賜
蟒豈全無意於戡亂哉大臣掣之嫉者瘡痍之
卽涵一公曰烈烈不出世之人不大用于端揆
曰權衡天下救海寓之喘息而俾其升沉曰至
于死雖朝野人人歛噓亦奚益乎雖狀公之不
遇不成大功必當廟食陰霾壯鷗二陵峭岫萃
山涇渭公常乘雲據馬而來神必醉止遇不在

千秋萬禩間哉

兵部侍郎隆媿吳公傳

士君子處國事攸關之皆已之禍福非所論也
幸則事濟國胥益不幸則捐軀報國所不恤也
間或胥兩濟者亦事執之偶狀究之能兼者鮮
矣吳公阿衡裕州人性剛決好古善技擊劍術
挽強弓射馳馬如鶩中戊午己未進士宰歷城
造兵器數萬手殺妖賊數十論功擢御史嗜飲
醉卽流涕憤憤曰人當爲忠臣不可爲兒女手
多鯁諫巡兩浙誣者構公遂逮繫刑部尚書喬
公允升薦而出于獄已已兵輕心內鈔人縮蝟
不肯親行間公不懼也曰阿衡敢忝任召監軍
當殺此跳梁於是破產養死士提兵數千赴遵
化兵破數城張甚據永平公衝陷折關重賞架
梯攻城如格猛罍殺其敵十餘人晉功甚多敵
雨夜遯去兵部尚書梁廷棟媚之僅得獎勵仍
召御史巡北直一嘗侃侃貪吏良之外轉蒲州
副使殺流寇胥績丙子敵大入擢公巡撫順天

僉都御史又一季陞兵部侍郎戊寅九月二十一日敵東北入三飲馬桑乾窟公椎牛饗士豫于家中撥貸萬餘金造箭鎗火器買善馬大黃購南陽守備檀天爵鎗手數千人晝演武夜刁斗薊人呂飛將軍目之姐姐台吉陰爲東兵伍西諸部徂伺我陽呂貂參來餌開市呂款愚邊士巡撫方一藻遣周元忠數往來敵中講和因之邊士弛戈不控弦公獨持不可而蔡懋德意亦如公于是肯躬勞士燒塞外荒陰呂殪敵也密雲將士勒公馬曰輕動恐不利公曰阿衡丈夫也受朝廷重恩使皆堽戶若寒蟲不知脊亡荒閱何謂乎馬脊圍士脊胄呂待危事可謂逋臣歟躍馬至古北口此公所守地也墻子嶺中貴畫守之地各脊疆焉而中貴呂墻嶺四面高山中窪難守故先僧據古北口穴之公至詳酒讌鼓樂勞公言邊事語激中貴勵色語頗侵公公不弔按劍前曰足下何呂知敵必薄墻子嶺耶而先奪我守堡呂自全是欲歿阿衡阿衡乃

心王室不敢愛其死目眦裂震電憑怒中貴與公擊掌曰敵必來敵必來公逾不平嚼齒罵曰汝陷我素索賄相齧敵如至汝將釁鼓則中國知所備矣不辭竟去至墻嶺而敵緣山谷如雪至閉堡守七日夜公自分必死但飲酒致醉因縋守備陳績顯出城求救兵噉中貴中貴喜其陷也不救敵攻城公誓不獨存乃手刃數十級火之難者三千餘將士無人色公意氣自若忽熟夷上墻作胡語公縛之舌人曰胡語者告敵曰火藥匱也公立斬十餘首火藥果匱而外敵攻益蹙板木梯礮碎城樓歛奪城公飲酒自若敵入執公操公急令公降公瞋目視令公揖公喝令公跪公厲聲大罵曰羯豎無賴國家何負爾爾之甚而淬鋒吾甘之如飴此我之不幸也假令古北曹家口救兵二三百至汝之肉不足食矣敵令斫公鼻又罵又斫公二手二足不令斷又罵割公舌剗公腹尸僵立不仆尋斫公膝乃仆後聞禽者言敵中各啞歎者副將魯宗文

遊擊郭維寧屈大利王國璽康斯泰同歿者守
備陳績顯往收其屍購僧棺暫葬之石碇城是
日大風揚沙礫都中人口目不敢開日傍忽三
暈二向外一向內不知何占已而甲盾南下又
破六十餘城馬飾羈縵人持旌旛得財物婦女
無算牛騾車從容御銜槩釜鞞不脫胥障陣戍
壘歿亾之酷則公歿之故哉嗟乎公之忼慨大
志竟不成功何也軍事在和媚而索賄所謂不
幸非歟呂公之烈天下後世必胥傳之者乃文
墨吏于公歿後猶從而議之亦獨何哉公歿季
夏十二余爲狀之俾鉢于石

張評事子馨傳

汴之壞于水則在崇禎壬午九月而張公子馨
歿季六十夏余知公久矣而又與公之子寧生
遊走數千里呂傳求公歿難事麗于封疆也不
可呂辭公諱如蘭字子馨居睢州處事呂身先
高祖銳山西沁水人弘治中爲開府推官居汴
銳生舜臣生電生尚德始徙睢卽公父公舉于

鄉爲封丘教諭爲同官富兮知縣陞南評事同
官北兵出沒難于築關忸率嘗媿安公身肩之
創爲關曰固西圍近城水慄急雨至漫潯衍溢
爲害公曰石築瘁身與水爭而制其犯至于富
兮衙猾多鷙黨行不軌亂文罔尾搖京師曰恫
疑胥司公重繩之曰汰案簿無敢陰賊快其意
咸寔冢宰矜其狡智紛紛報睚眦人無不悚息
者虐怨于舊冢宰富兮公必欲發其恚公曰身
抗一岿胥矯狀獨持之譽而曰南評事移尋除
公名及咸寧敗詔復公原官公慨狀曰吾一書
生兩爲邑宰犯大蛇之唇齒身得不碎足矣何
心偃仰事人也披藜藿爲園構亭近古吹臺讀
書手讐追古作者得十之六七暇與張民表阮
漢聞痛飲獵較臨高歌詠歛歔懷杜李鄒枚諸
人居無幾寇蠹至圍汴五月不解當事者不讀
書不知秦灌河滅魏輕引嬰汴爲利豈公守北
城甚力河灌秋雨漲起漫城版泐泮雷咤炙鼈
跳舞水與齊城猥盛不能填決而寇乘之遂破

城左右勸君躋艇走公槌頭不動寇提刀至公
挺身不撓遂揮刀斫墜水子寔生救出創甚至
十月初九歿于封丘十一月十八寄葬城西三
里河

史氏曰北敵南寇士大夫生斯世也能無不辰
之歎乎張評事不歿于咸寧而歿于寇鋒誠知
所歿哉吾豫中又胥如呂公維祺維祐周公士
樸馮公師孔馬公副中崔公泌之數公余并傳
之曰愧薦紳中曰青衿誘寇迎餽而受偽爵者

東雲駒傳

東生雲駒諱肇商華州人其上世科第不及數
父高士諱文豸號洗心博洽能文胥譽處於關
中二子雲駒雲雛雲駒孟也少季雅自負意氣
魁岸好詩讀書恥媿媿於宋元性不肯媿趨人
無多當東生者繇是知名人往往折節東生東
生亦自謂可取盃綬操觚駕天下士矣乙卯一
季內母席孺人歿頃之洗心公亦歿東生兄弟
執喪禮哭泣服除惟與郭胤伯仲茲季舉王季

安游歡甚相豪舉爲詩賦欲傾關西學士願得
其言已當千駟東生才又奇試軼其羣不第戊
午家益落生益墮放不羈獨酌發狂自歌及諸
客酣飲號嘯沾沾自喜旁無人肯人莫測也繇
是試又軼其羣又不第益牢騷稠人廣衆不能
偃僂禮汰客稍不合酒後胥怒罵籍福狀客亦
稍避庚申中丞祁公伯裕辟生爲上客不肯往
強之上坐惋惜不置終亦不肯屈下居則曰吾
視躡青紫取盤綬直平莊輕轅耳今屢牾吾角
命不勝矣奈之何兀兀自苦爲哉乃西遊武威
酒泉河湟揆祁連磧石星宿而歸癸亥半醉偃
臥友人書齋肯顯者欲識生眠不肯起顯者見
逾亟竟至臥榻致殷勤膝半席生喜笑不言臥
如故甲子渡黃河至冀都問汾陰觀禹鑿龍門
又讀書龍藏寺與季安雲繼終季不入城又一
季丁卯試文軼其羣又不第益不自得仰天畫
地俾倪雄辨生雖數困莫肯能詘之者遇感發
爲詩歌悲狀可誦久之不自聊自是窘胥所假

所假貸生不自謂苦酤酒市牛豪飲避強禦如
仇讐玩視於俗無澀顏小禮小讓皆不為昔人
愈駭至是攜雲雛季安郭仲茲出關東走上下
嶠岫大梁渡淮涉具區訪夷門弔要離墓于姑
蘇俛仰涕淚觀錢塘潮而西顧輾轅嵩嶽折而
之孟津河獨與季安訪予予料東生名蓋關中
久矣恐其游於酒氣不下開園門相見如故割
鮮飲梅松樹下相與談詩古文辭上下商周秦
漢方雄心激昂聞予言大喜狀目仰視磊磊不
已為嫌而豪舉固自若也辛未妻吉氏歿壬申
癸酉試又軼其羣又不第嘗邊事告棘東生憤
欲擊之罵曰東方三十季數罷我中國而顯者
居權要高爵厚祿誰出死力為遼東一塊土乎
世謂我使酒我其真酒人也哉若得譖馬衛一
旅師取上將頭獻之大明宮不難甲戌流寇自
西至華州嘗生大飲醉解醒各勸生入城不肯
入自西圍來東圍登郭之丘寇得生令蹠不蹠
大罵曰汝何人乎非賊耶汝為國家百姓披堅

銳不東擊強邊則南掃寇何豈聚鼠偷衣婦人
鬚面胡粉不亦羞乎寇改容令降不降又罵曰
我恨手無利刃殺汝不日官兵至剗汝曹肉餒
狗寇索生鞞忿色曰欲我曰鞞賞汝乎且罵且
笑寇曰奇士也不忍害生俾倪曰死卽速死可
矣世有偷生東肇商哉又大罵遂死之聞寇有
泣下者雲雛與季安收斂啓吉氏合葬某地
史氏曰曰余觀于東生信奇士也脩眉大睚鬚
鬚長髯望之有山林疎放之致其詩文多可傳
余不具論論其大者書生不得志于功名而發
憤罵賊曰快一死壯哉當是皆守封疆者何人
也又頗有書生不得志而爲賊者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八 終

撫山園選集

卷四

八

國

